

徐霞客游记

(下)

十九日 出寺，循山麓西南行。五里，越广济桥，始舍官道，沿溪东向行。又二里，溪回山合，雾色霏霏如雨。一人立溪口，问之，由此东上为天池大道，南转登石门，为天池寺之侧径。余稔知石门之奇，路险莫能上，遂倩其人为导，约二兄径至天池相待。遂南渡小溪二重，过报国寺，从碧条香藹中攀陟五里，仰见浓雾中双石岬立，即石门也。一路由石隙而入，复有二石峰对峙。路宛转峰罅，下瞰绝涧诸峰，在铁船峰旁，俱从涧底矗耸直上，离立咫尺，争雄竞秀，而层烟叠翠，澄映四外。其下喷雪奔雷，腾空震荡，耳目为之狂喜。





[明] 徐弘祖 著

史念林 季益静 刘富新

李大华 李四明 赵思昭 注

徐霞客游记 (下)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古代风情丛书

粤西游日记四¹

丁丑十二月十一日² 夜雨达旦。余苦疮，久而后起。然疮寒体惫，殊无并州之安也。时行道莫决，闻静闻决音，必窆骨鸡足山，且问带骸多阻，余心忡忡，乃为二阇请于天宁寺佛前，得带去者。余乃冒雨趋崇善，以银界僧宝檀，令备蔬为明日起窆之具。晚抵梁店，雨竟不止。

十二日 雨不休，午后小止。余市香烛诸物趋崇善，而宝檀、云白二僧欲瓜分静闻所遗经衣，私商于梁店，为互相推委计，谓余必得梁来乃可。而梁故坚不肯来，余再三苦求之，往返数四，而三恶互推互委，此不肯来，彼不肯去。及余坐促³，彼复私会不休。余不识其展转作奸，是何意故？然无可奈何。惟日夜恳之，而彼反以诟言交詈焉⁴。

十三日 晨起，求梁一往崇善，梁决意不行。余乃书一领，求梁作见领者，梁终不一押⁵。余复令顾仆求二僧，二僧意如故。乃不得已，思鸣之于官⁶，先为移寓计。遂入城，得邓贡士家旧房一间。乃出城，以三日房钱畀梁，移囊入城。天色渐霁。然此寓无锅，市罐为晚餐，则月色皎然，以为晴霁可望矣。

十四日 早闻衙行蹶屐声，起视之，雨霏霏如故。令顾仆炊而起，书一揭令投之郡太守吴公⁷。而是日巡方使者自武缘来，吴已往候于郊，顾仆留侦其还⁸。余坐雨寓中，午余，余散步察院前，观左江道所备下程及宣化县所备下马饭⁹，亦俱丰腆¹⁰。还寓，顾仆以郡尊未还，请再从崇善求之。余复书，顾畀之去，仍不理焉。

太平、南宁俱有柑，而不见橘。余在向武反食橘数枚。橘与柑其形颇相似。

边鱼南宁颇大而有，他处绝无之。巨者四五觔¹¹，小者亦二三觔，佳品也。鲫鱼颇小而少，至大无出三寸者。

十五日 五更峭寒，天明开霁。自初一早阴至此，恰半月而后晴朗。是日巡方使者驻南宁，接见各属吏。余上午往观，既午，吴郡侯还自左江道，令顾仆以揭往诉静闻事，吴亦不为理。上午出城觅车夫，复俱不得，忡忡而已。

十六日 明爽殊甚。五鼓，巡方使者即趋太平府。其来自思恩，亦急迫如此，不知何意。想亦为交夷压境而然耶！然不闻其调度若何，此间上下俱置之若罔闻也。仍令顾仆遍觅车夫，终不可得。

南宁城北狭西阔，（北乃望仙坡来龙¹²，西乃濒江处也。）北、东、南各一门，皆偏于角上，惟西面临江，有三门。

十七日 再备香烛素蔬往崇善，求云白熟而奠之¹³，止索戒衣、册叶、竹撞¹⁴，其他可易价者悉不问。云白犹委候宝檀回。乃先起窆白骨，一瓶几满。中杂炭土，余以竹箸逐一拣取，遂竟日之力。仍以灰炭存入瓶中，埋之旧处，以纸数重裹骨，携置崇善寺外（不容带入。）则宝檀归矣。见余索册、撞，辄作盗贼面孔向余曰：“僧死已安窆，如何辄发掘？”以索自锁¹⁵，且以锁余。余笑而度之¹⁶，盖其意欲余书一领，虚收所留诸物也。时日色已暮，余先闻其自语云：“汝谓我谋死僧，我恨不谋汝耳！”余忆其言，恐甚，遂从其意，以虚领畀之，只得戒衣、册叶，乃得抱骸归。昏暮入邓寓，觅烛，重裹以拜，俱（即戒衣内者。）包而缝之，置大竹撞间，恰下层一撞也。是日幸晴霁，故得拣骨涯滨竟日，还从黑暗中，见沙堤有车，以为明日行可必矣。

十八日 早起则阴雨霏霏，街衢湿透。余持伞觅夫，夫之前约者，已不肯行。出沙堤觅车，车又不复得。乃还寓，更令顾仆遍索之城外，终无有也。

注 释

1. 此为作者旅游广西西部的游记，时间在崇禎十年（1637年）十二月十一日至崇禎十一年（1638年）三月二十七日。

2. 丁丑——即崇禎十年（1637年）。

3. 坐促——坐下催促。
4. 垢(gòu)言——侮辱人的话。詈(lì), 骂。
5. 押——画押, 即在公文契约上签字或画记号, 以作凭信。
6. 鸣之于官——即到官府鸣冤。
7. 揭——揭贴, 私人启事。
8. 侦——暗中察看。
9. 下程——指礼物。
10. 丰腴——丰盛, 丰厚。
11. 觔(jīn)——同“斤”。
12. 来龙——延伸的主脉。
13. 熟——烧熟。奠, 祭奠。
14. 戒衣——即架裳。册叶, 册页, 此指经卷。竹撞, 竹箱。
15. “以索”二句——意谓用绳索把门锁上, 并把我锁在里面。
16. 度——忖度, 猜测。

十九日 晨得一夫, 价甚贵, 不得已满其欲, 犹推索再三, 上午乃行。雨色已开, 阴云未豁。出朝京门, 由五公祠(即望仙坡。)东麓东北行。五里, 过接官亭, 有小水自西北注东南。又五里, 越一冈, 连涉南行小水。又五里, 有一溪较大, 亦自西北向东南注, 此即向往清秀所过香象桥之上流也。盖郡北之山东西屏峙, 西抚于石步墟¹, 东极于司叛之尖山², 皆崇峰联属如负宸。其中南走一支, 数起数伏, 而尽于望仙坡, 结为南宁郡治。又东再南走一支, 南尽于清秀山而为南宁之下砂。此水其腋中之界也, 有木梁架溪上, 渡梁, 遂登冈阜。又五里, 越一最高冈脊, 东下有泉一窞在脊畔, 是曰高井。由是三下三上, 屡渡小水, 皆自东南注西北, 始知其过脊尚在东, 此皆其回环转折之阜, 流之西北注者, 即西转而东南下木梁大溪者也。共四里, 又越一冈脊而下, 其脊高不及高井之半, 而实为西北来过脊以趋清秀者也。下脊又二里, 再渡一溪, 其流亦自西北注东南。过溪上冈又二里, 为归仁铺, 三四家在冈头而已。又东北望尖山而行, 七里为河丹公馆, 亦有三四家在冈头, 乃就饭焉。又东北行, 屡涉南流小水, 五里, 一溪颇大, 有木梁架之, 至长于前二溪。其溪盖自北崇山中来, 有聚落倚其上流坞中, 颇盛。越梁东

上冈，是为桥村墟，数十家之聚。时方趁墟，人声沸然。于是北望尖山行，又屡涉东南流小水，十二里，北渡一木梁颇大，又三里而至施湓驿，日将晡矣，歇于店。

二十日 五更起，饭而行，犹昧爽也。由施湓东北行二里，为站墟。又一里，降而下，渡一溪，木梁亦长。越溪东上，共一里，逾一冈，已越尖山东北矣。途中屡越小水，皆北而南。又十二里，横径平畴中，其处北近崇山，南下平坞，西即所逾之冈，东则崇山东尽，转而南行，缭绕如堵墙环立。又东二里，复得大溪自北山南注其内，溪北大山之下，聚落甚盛，曰韦村。大山负宸立村后，曰朝著山。渡溪桥，东上崇冈，即南下之脊，为清秀之东郡城第二重下砂也。按《郡志》，东八十里有横山，高险横截江河，盖即此山南走截江而耸起者也。宋置横山寨，为市马之所³。又东北二里，有三四家在山冈，曰火甲铺。于是北下行山坞间，四面皆山，水从东南透夹去。屡涉细流，五里，遂北折入山夹。两山东西骈立，从其中溯流北上，共十里，山夹束处汇塘堰水⁴，有三四家踞山脊中度处，两崖山甚逼，乃名曰关山，土人又名曰山心。按志，昆仑山在郡城东九十余里，必此地无疑。然询之士人，皆曰昆仑关在宾州南，即谢在杭《百粤志》亦云然。按宾州南者乃古漏关，非昆仑也。世因狄武襄驻宾州⁵，以上元飧士⁶，夜二鼓被昆仑⁷，遂以宾州古漏当之。至今在南宁者，止知为关山，而不知昆仑；在宾州者，皆以为昆仑，而不知为古漏。若昆仑果在宾州南十里，则两军已对垒矣，武襄十日之驻，二鼓之起，及曙之破，反不足为神奇矣。饭于氓舍，遂东北下山。一里，有大溪自北而南，其流汤汤⁸，入自南宁境，尚无比也。盖关山南北水虽分流，犹南下郁江。于是溯其流北行山夹间，其山屡开屡合，又十四里，得百家之聚，曰长山驿。聚落在溪之西。其北有两溪来会，一自西北，一自东北。二水会合，其北夹而成冈，有墟舍在其上，甚盛。乃渡其西北来之溪，陟桥登墟，循东北来溪之右溯之行。又十里，溪水自东北盘坞中来，路由北麓而上，得数家之聚，曰里段墟，乃

邕、柳界牌岭之南麓也。(其去界牌尚十里。此地犹属宣化。)盖邕、柳之水以界牌岭而分，北下者由思笼西转武缘高峰岭西入右江，南下者入郁江。此界牌岭南流之水，经长山而南，余以为即伶俐水之上流也。然土人云：“伶俐水尚东隔一山；此水出大中港，其港在伶俐之西”云。是日至里段，约行六十里，日才过午，夫以担重难行，且其地至思笼四十里，皆重山，无村可歇，遂税驾不前。

二十一日 平明，自里段北行，复下山，仍与北来水遇。溯之入五里，水左右各有支流自山腋来注，遂渡一小桥，乃西北来支流也。又四里，又渡小桥，越溪之东，东北山夹又有支流下注。又北一里，始北上登岭，西瞰其流自西夹中来，则里段、长山大溪之发源处矣。北上半里，东入一隘门，其东有公馆焉，是为邕、柳分界处。门以内属宾州。公馆惟中屋为瓦，其门庑俱茅所盖⁹。馆门东向，其前后环壑为田，而南北更峙土山。其水犹西坠馆右峡中，盖即前西麓登山时所见，东北夹支流下注之上流也。其隘土人名为界牌岭，又指为昆仑关。按昆仑为南宁地，去郡东九十五里；兹与宾分界，去南宁一百二十里，其非昆仑可知。今经行者见其处有隘，遂以昆仑当之。故《西事珥》云：“昆仑关不甚雄险，其上多支径，故曰：‘欲守昆仑，须防间道¹⁰。’”亦误谓此也。又平行岭夹，则田塍之东渚而为塘。三塘连汇，共半里，塘尽，复环为田。(田)之南巨山横峙，田之北列阜斜骞，而田塍贯其间，即过脉处也，其东，水北流矣。余初以小脉自北南过，及随水东北下，抵思笼而问之，始知其水犹西北转武缘南之高峰，而入右江，则此脉乃自南而北渡，北起为陆蒙山，迤迤西行，过施湓尖峰，又西走而分支南结为南宁，其直西又西为罗秀，又西为石步，又西尽于王宫，则右江入郁之东岸也。自过脉处又东半里，乃下，又半里，下抵坞中。随水东北行，望前山一峰尖而甚高，云气郁勃¹¹，时漫时露。五里，渐抵尖峰之南，渡溪而北又二里，始见路左西山下有村倚焉。又东渡溪，于是循溪东而北向行。三里，已出尖峰之西麓，溪流东啮麓趾，路乃盘崖北上。转出

崖北，二里，东北下，已绕尖峰之北矣。又行坞中二里，有小水南自尖山北夹来，北与界牌之水合，有小桥，渡之，是为上林县界。自界牌岭来至此皆为宾州境，而是水之东又为上林境，以上林之思笼一驿孤悬独界其中也。过桥，复东北升陟冈陀，四里抵思笼，村落一区在冈头，是为思笼驿。按志，思笼废县，昔为南宁属，不知何时割属上林。其地东西南皆宾州境，惟西北五十里至上林县。驿南面曰高尖山；北面崇山并障，东曰北斗山，西曰晒麴岭；遥山层叠正西者，曰陆蒙山。溪自界牌岭东北至此，扼于北山，遂转西南去。惟陆蒙隔于溪西也。

先是，雨色蒙蒙，初拟至思笼而止；及饭，而日色尚早，夫恐明晨雨滑，遂鼓勇而前。由思笼遂东下坞中，溯细流东行，一里，田夹既尽，复潴水为池。其池长亘一里，池尽复环塍为田，其南北皆崇山壁夹，南为高尖之东北垂，北为北斗之东南垂，其中夹而成田。共半里，即二山度脉之脊，水至是遂分东北与西南二派，东北者入都泥江，西南者入右江，为黔、郁两江脊，水之派至是始分。过脊，随水东北行峡中，其峡甚束。又半里始降而下，有坊焉，复为宾州界。盖宾州之地，东西夹思笼一驿于中，为上林南界者，横过仅七里云。既下，山愈逼束，路益东转，已越高尖山之东麓矣。按志：“宾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，古漏之水出焉。其关曰古漏关。”即此矣，然土人无复知者。随水东下又二里，山峡渐辟¹²，又六里，渐出峡，始东望遥峰甚高，双尖骈起者，为百花山。水折而北，路亦随之，山乃大辟。六里，为双峰洞，阳有庙东向，曰陈崇仪庙，乃祀宋守陈曙者。侬智高之乱，曙为宾守，以兵八千战于昆仑，兵溃，经略狄青以军法斩之，土人哀而祀焉。后韩都督征蛮，见有白马朱衣而导者，知为曙显灵，故拓而新之。其地乱山回伏，无双峰特耸；若百花骈拥，虽望而见之，然相距甚遥，不知何以“双峰”名峒。（碑曰：“在宾州三十里。”）又北二里，有小水自西坞出，东注于大溪。（即古漏水。）又三里，乃渡大溪之东，溪乃东转，路亦从溪南随之。共东十里，溪北之山东尽，溪南之山亦渐东转而南，是

为山口。其东平畴一望，天豁岚空¹³，不意万山之中，复有此旷荡之区也！东望五里，为丁桥村，又东十里为宾州，皆在平楚中。谢肇淛云¹⁴：

“昆仑在宾州南十里。”此何据也？

少憩山口，征三里路于途人。知者云：“当从此东北行，由北小岭入，是为口村。其道为径，可无宾州之迂。”时甫下午，日色大霁，遂由山口北渡大溪，从平畴中行。十里，抵北界小山下。其山颇低，自山口之北回环东北行，至此有村落依之。由村东又东北行五里，越山之北，复有坞自西而东，路横涉之。二里，有水亦自西而东注，架小桥于上渡之。又北一里，直抵北山下，其山乃北第二重东行小支。又有水直逼山麓，自西而东，架桥亦与前溪同。度桥即北向登山，山巅有堡一围，名竹马堡，乃二年前太平节推吴鼎元，高州人。署宾州所筑，招狼兵五十名以扼要地者。上山半里，又从山上北行半里，山北有水一塘，横浸山麓，四面皆山峡环之。下山又半里，北望公村尚在坞北二里外，担夫以力不能前，乃从山北麓东行半里，投宿小村。村不当大道，村人初不纳客，已而一妇留之，乃南都人李姓者之女¹⁵，闻余乡音而款留焉。（其夫姓邓，随驿骑至南宁。）

二十二日 是为立春日。晨起，阴云四合。饭而北行田坞间。二里，抵北山下，是为公村。由村东越山而北，三里下及北麓，始见北向扩然，渐有石峰透突。盖自隆安西岭入，土山崇卑不一，皆纯土而不见石，至此始复见峥嵘面目矣。于是复行平畴中，一里，北过一板桥，有小水亦自西而东。又北行四里，抵北小山下，有水从山下漱南麓而东，架桥渡之。遂穿山腋而北，于是北行陂陀间，西望双峰峻极，氤氲云表者，大明山也。其山在北斗山西北，为上林、武缘分界。按志，上林、武缘俱有镆铘、思邻二山，为二县界，曰镆铘关而不及大明，岂大明即镆铘耶？又北五里，有大溪西自大明山东流而去，是又为宾州、上林之界，其水较古漏诸溪为大，故不能梁而涉焉。由溪北又三里，登一冈，是为思洛墟，宾州北来大道至墟而合。遂西北行，共十二里过白墟，又

三里为牧民堡，有卖饭于冈头者，是为宾州往上林、三里中道也。又西北行十里至开笼山，一名鸡笼，已直逼北界石山下。由岐北入石山夹中，其山千百为群，或离或合，山虽小而变态特甚。有分三岐者，东岐大而高，中次之，西岐特锐，细若竹枝，诡态尤甚；有耸立众峰间，卓如簪笔者¹⁶。由其西转而北，入石山峒中。五里，北至杨渡，一大溪西由上林崇山中东流至此，直逼北面石山下，又有一溪北由三里山峡中南向入之，二流合而其溪愈大，循石山而东，抵迁江入都泥焉。方舟渡北山下，有卖饭者当道，渡者屡屡不绝。遂由其东溯南来溪西岸入峡，其峡或束或开，高盘曲峙，左右俱有村落。十里，峡复大开，四山围绕，中成大坞。有一峰当坞起平畴中，四旁无倚，极似桂林之独秀、向武之瑞岩，更小而峭。路过其西，忽树影倒垂，天光中透，亟东入之，则其中南北中进。南窍复有巨石自洞顶当门外倚，界洞门为二，门内裂窍高数丈，阔丈五，直透峰北者五六丈。出北窍，其上飞崖倒覆，蹇腾而东，若复道回空，悬树倩影。复入其内，又西通一窍，西北转而出，其中宛转，屡有飞桥上悬，负窠层透¹⁷，又透西门焉。一峰甚小，下透四门，中通二道，亦琅岩之具体而微者，但琅岩高迥，而兹平狭耳。由岩北又北三里，为桂水桥，溪水自西北漱崖，而南崖瞰溪临桥。昔有叠石为台，构亭于上者，曰来远亭，今止存荒址矣。越桥东，又北二里，为三里城。城建于万历八年¹⁸，始建参府，移南丹卫于此，以镇压八寨云。时已过午，税驾于南城外陈队长家。其人乃浙之上虞陈氏也，居此二十年矣。晚日甚丽，余乃入城谒关帝庙，换钱于市而出。及就寝，雨复大作。

注 释

1. 西抚——即西边连接到。
2. 极——尽。
3. 市马之所——马匹贸易的场所。
4. 汇塘堰水——即聚沙积为水塘。

5. 狄武襄——即北宋大将狄青(1008~1057年),字汉臣,汾州西河(今山西汾阳)人。由士兵累升为大将。死后赠中书令,谥武襄,故称狄武襄。

6. 上元——即农历正月十五日,俗称元宵节。

7. 被——及,抵达。

8. 汤汤(shāng)——水大的样子。

9. 庑(wǔ)——正房对面和两侧的小屋子。

10. 间道——小路,捷径。

11. 郁勃——浓郁旺盛。

12. 渐辟——渐渐开闢。

13. 天豁岚空——意即天空开闢,山间雾气空蒙。

14. 谢肇淛——明代大臣,字在杭,福建长乐人。万历二十年(1592年)进士,官至广西布政使。

15. 南都——即南京。

16. 卓如簪笔——即高如发簪、笔尖。

17. 负笈层透——意谓背顶着洞顶一层层钻进去。

18. 万历八年——即公元1580年。

二十三日 晨起雨止。既而日色皎然,遂令顾仆浣衣濯被,余乃作与陆参戎书¹,并录《哭静闻》诸诗缄之²,以待明晨投入。迨暮,日复坠黑云中。

二十四日 晨起,雨复作。上午以书投陆君。陆,镇江人也,镇此六年矣。名万里。得书即令一把总以名帖候余³,余乃入谒,为道乡曲⁴,久之乃别。陆君曰:“本当即留款,以今日有冗⁵,诘朝专候耳。”盖是日乃其孙伯恒初冠,诸卫官有贺燕也。余返寓,雨纷纷不休。陈主人以酒饮余,遂醉而卧。

二十五日 晨起渐霁,余作程纪于寓中。上午,陆君以手书订余小叙,尽返所馈仪。余再作书强之,为受金谷秋香卷。下午,入宴于内署,晤陆君,令弟玄芝昆仲俱长厚纯笃⁶,极其眷爱焉。

二十六日 晨起,入谢陆君,遂为下榻东阁。阁在署东隅,乔松浮空,幽爽兼致,而陆君供具丰腆,惠衣袜裤履,谆谆款曲,谊逾骨肉焉。是日,陆君出新旧诸报见示⁷,始知石斋先生已入都,又上二疏,奉旨责其执拗,复令回话,吏部主政熊文举以疏救之。又知郑崧阳之狱拟

戍⁸，复奉旨欲加重刑，刑部尚书任为镌三级焉⁹。至六月，锦衣卫以病闻¹⁰。又知钱牧斋为宵人上疏¹¹，以媚乌程，遂蒙迨入都¹²，并瞿式耜俱下狱¹³。抚宁侯朱国弼等疏攻乌程，六月间，乌程始归，郑、钱狱俱未结。

二十七日 雨。

二十八日 稍霁。陆公特同余游韦龟岩。岩在三里西十里。

二十九日 复雨。

三十日 复雨。

戊寅正月初一日 阴雨复绵连，至初六稍止。陆君往宾州，十一日归。

十三日 游独山岩，又小独山。

十五日 雨中往游周泊隘。隘在三里东二十五里。晚酌南楼，观龙灯甚盛。

二十七日 同陆伯恒游白崖堡岩洞。洞在杨渡西，北向高洞三层，又东南向深洞，内分二支。入宿白崖哨官秦馀家¹⁴。

二十八日 陆公昆仲至，同游青狮岩。岩在杨渡东南，过渡四里乃至。其岩东西直透，东门平，西门高，洞内下甚宽平，上两层中空透顶。西门内可望而高不可上，须由山北小窠攀崖而入，下临西门之顶。又东入深奥，又北透重门，俱在绝壁之上。是日酌于洞中，有孙、张、王三指挥使同饮¹⁵。既乃观打鱼于江畔，抵暮归，乃病。

二十九、三十两日 余卧病东阁¹⁶。天雨复不止。

二月初一日 稍霁。

初二日 复雨。是日余病少愈，乃起。

初三日 雨中复往青狮潭观打鱼。先是张挥使言，青狮岩之南有鸡笼山，亦有大岩，故陆公以骑送余至此，命张往同游。张言雨中不可入，且久无游者，固阻余，仍冒雨归。自后余欲辞陆公行，陆公择十三日为期。连日多雨，至初九稍霁。陆公命内侄刘玉池、嘉生昆仲并玄

芝、伯恒各分日为宴饯余。因出演武场，伯恒、二刘为走马命射。演武场周围有土城，即凤化县址也，在城东。

十一日 早闻雨声，余甚恐为行路之阻。及起，则霁色渐开。至晚，饯余于署后山亭。月色皎然，松影零乱，如濯冰壶，为之醉饮。

十二日 日色甚丽。自至三里，始见此竟日之晴朗。是日陆公自饯余，且以厚赆为馈¹⁷，并马牌、荐书相界，极缱绻之意¹⁸，且订久要焉¹⁹。何意天未得此知己，岂非虞仲翔之所为开颐者乎²⁰？

注 释

1. 参戎——官名，即参将。

2. 缄(jiān)——封信。

3. 名帖——即名片。

4. 乡曲——乡情。

5. 冗(rǒng)——冗务，繁杂的事务。

6. 昆仲——对他人兄弟的敬称。笃，忠实。

7. 报——即邸报。朝廷主办的报纸，只在各级官员中传阅，内容主要是皇帝的命令文告、臣下给皇帝的奏章，以及官员的任免消息。

8. 郑崧(mì)阳——郑鄆(màn)，字崧阳，江苏武进人。

9. 任为镌三级——即判为降三级。

10. 锦衣卫——官署名。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。明洪武十五年(1382年)设置。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，掌管皇帝出入仪仗。朱元璋为加强专制统治，特令兼管刑狱，赋予巡察缉捕权力。明中叶后与东西厂并列，活动加强，成为厂卫并称的特务组织。

11. 钱牧斋——明末文学家钱谦益(1582~1664年)，字受之，号牧斋。官至礼部侍郎，后降清。钱氏曾作《徐霞客传》。宵人，小人。

12. 迨(dài)——同“逮”，逮捕。

13. 瞿式帮(sì, 1590~1650年)——字起田，又字稼轩，曾参加弘光政权，任广西巡抚。1650年，在桂林为清军捕杀。

14. 哨——古代军队编制单位。明代陆军每百人或八十人为一哨，水师每八十人或二十人为哨。哨官即哨的长官。

15. 指挥使——明代军队实行卫所制。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，辖军士5600人；卫的军官即称指挥使，也省称指挥使。

16. 病(ē)——病。

17. 赆(jìn)——送行者赠送的路费或礼物。

18. 缱绻(qiǎn quǎn)——情意深厚缠绵。

19. 且订久要——意谓而且讲定日后长期相会。

20. 虞仲翔——三国时吴国经学家虞翻，会稽余姚人。孔融曾看过他的著作《易注》，深有所感说：“生无可与语，死以青蝇为吊客，使天下有一人知己。足以无恨。”颔(yǐ)，脸颊。

十三日 五鼓，雨声复作。既起，雨止，雷声殷殷。陆公亲为治装毕，既饭，送至辕门¹，命数骑送余。遂东出东门，过演武场，抵琴水桥，伯恒与苏友陈仲容别去。又一哨官王姓者以骑来，与刘玉池同送渡琴水桥。又东一里，北向入山，升陟坂垅，东北十四里，抵一最高石峰之麓，有一土阜西缀石峰之下，是为左营。（其石山东即罗洪洞贼。）营北一里有墟场，趁墟者多贼人。然墟无他物，肉米而已。又北行，皆东石西土。共七里，有石崖夹道，竖峰当门，乃金鸡山也。透山腋二里，北复开间峡北去。又十里，为后营。营在西土山之上，东支则石峰参差，西支则土山盘错。营于山巅，土山形如船。（其石山东乃那良贼寨²。）哨官杨迎款甚勤。（杨号耀先，闽漳州人。）欲往游东岩，以雨色复来，恐暮，乃止。

自旧年十二月廿三日入三里，至今二月十三日由三里起程，共五十日。

三里砖城，周回大三里。东西皆石山排列，自后营分枝南下，中有土山一支，至此而尽，又起一圆泡，以城环之。参府即倚泡建牙³。（府周围乔松百余，高刺云霄，干大皆三人合抱。余以为数百年物。按碑，乃隆庆初年建府时所植，栽逾六十年，地气涌盛如此。）城久颓，且无楼橹⁴，陆公特增缮雉堞⁵，创三门楼。（东、西、南三门。惟直北当府后无门。）南门之外，又建南楼，以壮一方之形势。（余有《南宣楼记》。）又前，则东西二溪交于汇水桥，（二溪，西大而东小，俱发源后营之东、西谷，合而下洋渡。）而独山岩又中峙为下流之钥，前又有独山村之山为第二重钥。

三里之界，南逾杨渡（或作洋渡。）抵鸡笼山，（共二十里。）北过后

营抵分脊岭，（共五十里。昔时脊北那历、玄岸二村，北并蓝涧俱顺业里属，今已沦为贼窟。）东抵周伯隘，（共二十五里。）西抵苏坑，（五十里。）纵横皆七十里。名“三里”者，以昔为贼踞，王文成平八寨⁶，始清出之，编户三里：一曰上无虞，二曰下无虞，三曰顺业里。（今顺业北境与八寨接壤者十余里，那历、玄岸并蓝涧皆贼踞为巢。）曾置风化县，（即今演武场周围土城，遗址尚存。）随废，后以南丹卫迁此，而设参府镇之。田粮初输卫收，后归上林县，而民以不便，复纷纷议归卫矣。

三里以洋渡为前门，有李依江西自上林县大明山发源，东流至此，横为杨渡。渡之南则石峰离立，若建标列戟；渡之北则石峰回合，中开一峡，外凑如门，有小江自北而南，注于洋渡下流，即汇水桥下合流水也。溯小江西岸入峡，宛转俱从两界石山中，北行数里，两界山渐开渐拓，中环平畴，有独山村界其中，一石山中立溪西为外案，又有独山岩为内案。于是东西两溪之水前合而南去，北面石山愈开，土山自北而来，结为城治焉。城北土山中悬，直自后营西北夭矫而下⁷，至此而尽。其东西两界石山回合如抱，愈远愈密，若天成石郭，另辟一函盖于中者。盖西来之脊高峙为大明山，分支东走，环绕于苏坑南北者，遂为西界之障；又北转而东抵后营之后，乃中分土山一枝，直南四十里而结三里，若萼中之房⁸；其分枝东度者，又南转环绕为东界之障。故周泊、苏坑两处，为三里东西之腋，正中与城治相对。其处东西最拓，若萼之中拆处焉⁹。由周泊而南，渐转渐合，至洋渡而西向临溪，则青狮庙之后崖也。由苏坑而南，渐转渐合，至洋渡而东向临溪，则白崖堡之东崖也。二崖凑合于洋渡，即所入之前门，若萼之合尖处焉。

东西两溪，俱在两界石山之内，土山北自后营盘伏而来，两源遂夹而与俱。西界者，南至罗墟北，又合一西来之水，曲折绕城西，又西抵石村，合汛塘之水，乃东南出汇水桥下，合东溪。东界者，南至琴水岩东，又南出琴水桥，又合一东来之水，曲折抵东南石峰下，又穿流山峡中，乃西出而合西溪。二水合而南，经两独山，滌之，又南注于洋渡之

东。大江西下，此水北下，合并东去。其西北之夹，即洋渡；东北之夹，为青狮庙后崖。

韦龟洞，在城西十里韦龟村。西由汛塘逾佛子岭而北，其路近；北由罗墟转石山嘴而南，其路远。其中群峰环绕，内拓平畴，有小水自北而南，分流石穴而去。惟北面石山少开，亦有独峰中峙若标。韦龟之山自东南中悬，北向而对之，函盖独成，山水皆逆，真世外丹丘也¹⁰。数十家倚山北麓，以造纸为业，栖舍累累，或高或下，层嵌石隙，望之已飘然欲仙。其西即洞门，门亦北向。初入甚隘而黑，西南下数步，透出石隙，忽穹然高盘，划然内朗。其四标甚拓，而顶有悬空之穴，天光倒映，正坠其中。北向跻石而上，乳柱前排，内环平台，可布几席；南向拾级而下，碧黛中汇¹¹，源泉不竭，村人之取汲者，咸取给焉。平台之前，右多森列之柱，幢盖骈错¹²，纹理明莹；左多层叠之块，狮象交踞，形影磊落。其内左右又可深入焉。秉炬由右西向入，渐下渐岐，而南可半里，又开一壑而出。秉炬由左东向入，渐跻渐逾而北，可半里，又转一窞而还。闻由右壑梯险而上，其入甚深；然觅导不得，惟能言之，不能前也。是岩外密中宽，上有通天之影可以内照，下有逢源之窍不待外求，一丸塞口，千古长春。三里虽岩谷绝盛，固当以是岩冠。况其外村居，又擅桃源、谷口之胜乎？

琴水岩，在城东六里琴水桥之北，中支土山东南尽处也。东溪自北环山之东。土山既尽，独露石山一拳，其石参差层沓。山南亦有数家之村。洞在村西山半，其门南向。初入洼而下，甚欹侧；北进数丈，秉炬逾一隘，转而西，始穹然中高，西透明穴，北有暗窍；当明处有平石阔三丈，卧洞底如坠，可攀而憩焉。秉炬穷暗窍，数丈而隘，跻其上，亦不能深入。乃仍出至平石，跻西穴而出，则山之西面也。下山，仍转山前，骑而周玩之¹³。洞前稍下，其东亦开一岩，门亦南向，外高而中浅，村人积薪于中焉。其北又开两岩，一上一下：上者在重崖，无路；下者多湍水，然亦不能与前通也。

佛子岭北岩，在城西七里汛塘村之西。佛子岭者，石山自西分支而东，东为汛塘、仙庙诸峰，而岭界其间，石骨嶙嶙。逾岭而北下，则韦龟村西坞之水，南流而抵其麓，倾入洞焉。洞门北向甚豁，中回环成潭，潭中渚水渊澄，深不可测，潭四周皆石壁无隙。闻其南有隙在水下，大潦从北捣下¹⁴，洞满不能容，则跃而出于山南之崖。盖南崖较高，水涸则滞于北而不泄，中满则内激而反射于外，其交关之隙，则中伏云。门右穿旁窾，南抵潭东涯上。其上有石高拱潭旁，上与洞顶不即不离，各悬尺许，如鹊桥然。坐桥下而瞰深潭，更悠然也。

佛子岭南岩，在佛子岭之南。其门南向，前有石涧天成若槽，有桥横其上。时涧中无水，即由涧入洞。洞外高岩层穹侧裂，不能宏拓。北入洞，止容一人，渐入渐黑，而光滑如琢磨者；其入颇深，即北洞泄水之道也。盖水大时北洞中满，水从下反溢而出此，激涌势壮，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云。

佛子岭西北岩，在佛子岭西北一里，其门东向。韦龟村西坞之水自北来，又分流一涧，西抵此洞前，忽穴地下坠。洞临其上，外门高朗，西入三四丈即止。洞南有一隙，亦倾侧而下，渐下渐黑，转向西南，无炬而出。闻下与水遇，循水西南行，即透出后山。乃知此村水坠穴，山透腹，亦与向武百感一辙也。

独山岩，今名砥柱岩，在城南四里。此地有三独山，皆以旁无附丽得名：一在溪东岸，与东界石山近，其山小而更峭；一在此山南五里，障溪而东环之，其山突而无奇；独此山既高而正当其中，与向武之琅山岩相似，省中之独秀无此峭拔，亦无此透漏也¹⁵。其岩当山之腹，南北直透。南门高迸如裂阙，其前有巨石，自岩顶分跨而下，界为两门，正门在东，偏门在西南，皆有古木虬藤倒挂其上，轻风飘曳，漾翠飞香，甚异也。岩中如合掌而起，高数丈，阔一丈五尺，平通山后者五、六丈。上有飞崖外覆，下有涌石如栏，南北遥望，众山排闥¹⁶，无不罗列献于前。岩之中分窍西透，亦转而北，又通一门，其内架阁两重，皆上